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湯潛菴
朱竹垞

姜湛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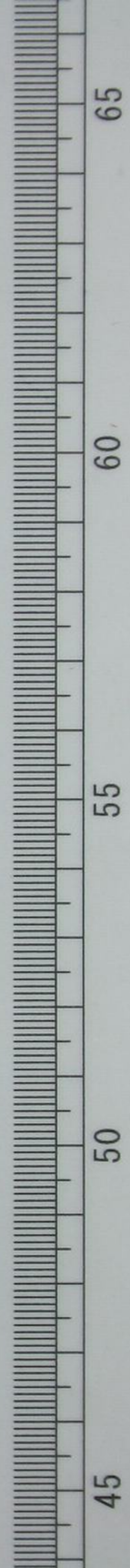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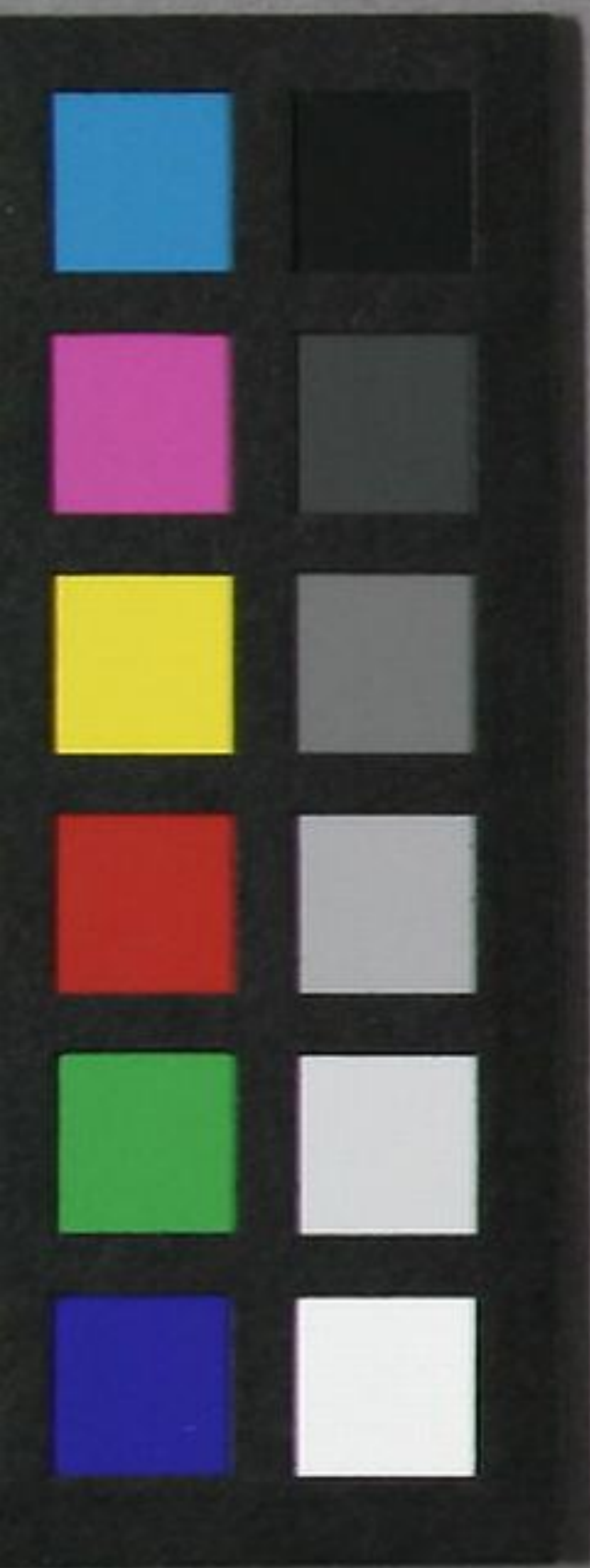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5

3



文庫 11
D 225
3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八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長興朱 鈐韜六參訂

潛菴文鈔目錄

西澗集序

西山唱和詩序

石陽山房圖記

答陸稼書書

書潛菴文鈔目錄後

雪亭夢語序

潼關樓刻詩記

蘇州府儒學碑記

明自中葉以後，姚江之學遍天下。潛菴先生為夏峯高
國朝廿四家文鈔卷八 潛菴文鈔目錄



010190556897

第雖其學本於文成而未嘗不依歸於朱子較之自立門戶之甚不滿於程朱者大不侔矣所爲文一往清迥掃盡理學家陳腐習氣尤難能也

叢談 間氏與邦曰先生沉酣乎灑洛而不疇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 楊秀才蟠曰先生文別具町畦穆然意遠如石陽山房記諸篇是也 丁秀才子復曰文正立德立功卓去在人耳目文高古簡質別具性靈朱絃而疎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其答陸清獻書息異李之紛爭務躬修之失得竊謂當與韓子孟尚書書並傳蓋一闕佛李一闕偽學也

潛菴文鈔

西澗集序

予往在長安昭王去非於慈仁僧舍得劉子道力刻詩一卷予與劉子生同里交遊頗久而未知其能詩竊嘆天下恢奇不羈之人雖久與處猶未易盡矣如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嶺北丹里日偃臥茅齋交遊鮮通問者獨劉子時時過從敬竹數竿松陰滿徑談詩竟夕歌聲蕭然振林木劉子巨族家故饒少遭喪亂不事家人生產遂貧落篤好吟詠庭戶牖榻題墨茂滿家人或誚讓之曰此何物曾不足以供養殮劉子怡然不爲少凌

也。家既貧，達官貴人鮮稱譽之。而劉子負嶽崎，歷落之骨亦壯，與達官貴人遊，時扶杖孤筇，徜徉自放焉。或談及仕官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噫！今天下身世通顯者，莫不自託於歌吟，声咏沾沾，以為能而留懷。齷齪往往以半畝數椽爭競不息，宜乎劉子之以白眼當之矣。今劉子問東南，多佳山水，波濤洶湧，峰巒峭峻，將扁舟於采石九華之間，而肆志焉。乃集近詩，命予敘之。余以江上往來多隱君子，必有知劉子之詩者，故不具論，論其為人大畧云。

雪亭夢語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微君先生於夏峯，自名其所居之宜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大讀書有得之音，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類遭變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蓮陸自山右辭官而歸，率問者一至，每至必留數月，後構屋以居。為先生訂正年譜，白雪盈，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于秋如旦暮。故及門問各之語，蓮陸為多。庚申秋，予臥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見余，繩床破几，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末，因出夢語讀之。余病為之頓減。京師繁囂，余寓齋居，闕闕車馬之走不絕，而門內數日无一足音。蒼苔滿

○易出○幽○居○此○味○
徑槐落疑皆獨君時披戶入掃敗葉養苦茗君或攜酒
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夢語首章敘豫章延平結茅水
竹象山白沙陽明念菴山居靜坐故事又敘一峯雷容
荆川青衣布衲臥處惟一板門以為諸君甘貧樂道守
孔顏家法余因自念壯甚丹日忽忽一十年雖從遊夏
峯亦嘗設榻雪亭與聞緒論而因循玩愒无所成就今
年逾五十奉召史局汗青先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
中而日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
欣欣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今衰病侵尋行將乞休與
蓮陸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先忘雪亭夜坐時青
松白石失聞斯言漫題以為夢語序云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丹示予詩一卷而屬為序余謂山水
文章恒相因也謝康樂赤石廡源諸詩岡嶺谿澗松竹
猿鳥讀者愿々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
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為近唐世號多詩人遊
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不多見也豈一人夫身歟
京華日僕僕繼塵遂不暇窮山水之勝歟抑或茲情主
組不能心跡雙清雖遊而詩亦不工與牧仲官西曹稱
繁劇更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遊又清麻

善病而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
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澹遠元長安貴遊繁囂
氣習披覽一過烟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付於山水
文章有深情也余人京師且數年理頭史局忽忽无意
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曠色輒凝目久之而
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媿矣

潼關樓刻詩記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峭兩踞其東秦山廻合
萬峯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
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爲秦閩關且南控武關

之險北扼蒲津之阻握西夏之樞紐鎮川隴於堂奧漢
唐以來莫不倚爲巨鎮以資藩屏兵火之後城垣傾圮
樓櫓半缺廢址荒烟過者爲之躊躇而悽愴順治十三
年斌奉命飭兵茲土自顧庸非不得當斯重寄恒惴
惴自恐仰賴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下
故承乏三年兵強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建城樓
費者蠲徭役罔妨農工旣成集古人過關題咏之詞自
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爲詩二十九首刻於東
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
豫海寓清寧登嵩躡岱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漁

國朝廿四家文金 卷之八 四
陽變起雄師告潰闕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歟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丹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期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持○論○神○得○其○大○局○暢○亦○道○咏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石塢山房圖記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奇峯名特著者則以汪藻○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

其中四方貧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謝客有不得失其面者則徘徊石松桂之間望烟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去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台池館之勝一日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埽葉烹茗歌晏息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

所學大約以鈍翁為宗。間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為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孔泉者。猶喜得於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屨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竺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為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李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趨卓去。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為之記。

蘇州府儒李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誠有司。巡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又斌時奉命撫吳。祇謁廟。李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聖天子與李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與作。明年二月。獨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龜勉襄事。棟榑桷櫨礎之殘缺者。易之丹。覆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與之繕構。

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于本。閏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轉導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各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李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

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寔。此屯經術之效也。其後虛死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朱濂洛閩闈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與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

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李也故立經書而言道此異
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
洙泗而禰洛間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村史而戶天竺世
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祀先聖表章正李士子宜

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失求而士子終以名成也苟
无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实則亦日躬行而已矣故李
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之閑則貧富貴賤之非道
不處不去必勸懲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
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弊毋作捷徑苟得之
謀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

可謂子臣為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
屋漏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諛而鄉愿楊墨之
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
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李其斯為真道李也已否則
剽竊浮華苟為謹世取寵之其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
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襍戴記
巾公獨奪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李可知矣安定之
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李取以為法朱世人才之盛寔
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覲其亦有所興起乎
蘇郡人文夾四方所則倣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

者予夙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爲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李事者教授吳世恒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李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加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論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李者但患其不循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與不當及曰關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

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本末之弊又云浮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体認功深何能言之鑿也如此獨謂僕不欲李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李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李○虽○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異○若○夫○姚江之李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

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
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
坊間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錢板肆口談彈曰吾以趨
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日不見姚江之書連篇
累牘無一字發明李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
以自居位道閑邪之功夫訂以爲直聖賢惡之惟李術
所開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李
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訂其隱私豈非以李術
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死隱微無據之
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

文襄之流不遇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
人之心自古講李未有如今之事以謾罵爲能者也或
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
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位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
與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
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李爲能究明
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熈邪
說闢先聖之道若李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
著明打劫爲性力爲快
楊墨死父死吾也率獸食人也恐无以服楊墨之心而
息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

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
乏人矣今元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
然則揚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
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
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朱子
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
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
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
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
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

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
朱之心李程朱之李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
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
盡分久之人心成孚声应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去
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本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卽程朱
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
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李不加
進失深自愧惟願默自体功不嫌先資或天稍俟以
年果有所見去後徐出教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
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李者舍先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九
十一
生其誰好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死窮李貴心
得廟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九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德清徐秉恭禮言參訂

湛園文鈔目錄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王黃湄過嶺詩集序

趙文饒詩集序

徐芝仙出塞詩序

吳虞升詩序

唐賢三昧集序

劉孝子尋親記

敦好齋記

貞靖祠雙松記

春秋四大國論上

先參議贈太僕公傳畧

先太常公傳畧

山陰仲淵何公墓誌銘

安城楊君墓誌銘

明經吳君約菴墓誌銘

文學邵君墓誌銘

戶科給事中王公墓表

湯母趙恭人墓表

文學李君墓碣

書湛園文鈔目錄後

魏叔子曰：侯肆而不醇，汪醇而不肆。姜在醇肆之間，此最為確論。湛園他文多有可觀，尤擅長於敘事。至安城楊君墓銘，以銘辭叙生平，不漏不支，妥帖排冢，蓋上揜荆公下軼時賢者也。

叢談 趙氏侗數曰：姜公真一代作者，其所涉筆，不刻

不腴不激不隨，或削而峭，或竄而曲，或奔騰而旋折，或掩抑而淒清，或如商彝周簋，爛斑古艷，或如酒人劍客，慷慨悲歌。凡秦漢唐宋之文，無有片語得犯腕下，而窺其神韻音節，則又歷歷無一之不肖焉。鄭氏羽遠曰：先生根帶經史，而機杼自出，其樸茂道逸，直浸淫於秦漢矣。丁秀才子復曰：西溟數奇，以遲莫之年，赴功名之會，旋一蹶不振，齋恨以歿，所為文多作於未遇時，或有牢騷感憤，一抒其無聊不平之鳴，而其辭文其旨遠，其氣和平，非學之醇養之到者，豈易能哉。其題歸太僕稿有云：惜其晚始得遇，為盛名者所摧壓，因以嘆夫士

之好古而不遇者蓋以之自道亦自傷也今人推西漢
書法為本朝第一而能好其文者殊鮮矣亦獨何歟

湛園文鈔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
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
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
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輦遭漢季
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
失職往往播遷為羈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
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
弱吞并出彼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

國朝廿四家文鈔卷九湛園文鈔目錄

釋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洄洑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
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
見其為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
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家世鼎盛鮮裘怒馬
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臥胡姬之
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
稱其神明及後遇四方多故爽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
動魄之變日接於且日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
免踐為荆棘以凄冷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歔歔有
所愴然以思愴然以悲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爾不自

頓梓淋漓似出堯峯中州僕序之上

知亦其遭時之變使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哀次自
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
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
幸至於顛隕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
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與若陳
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
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歔者比於朱絃疏越以
奏清廟而儻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
子之於詩殆將終身焉已

王黃湄過嶺詩集序

今京師以詩名家者稱兩王先生其一為新城阮亭少詹而一則邵陽黃澗給事也新城詩最富成集者數種牢籠百氏不各一體於是海內稱詩後進各隨其意之所指而趨之皆能自標風格有聲於時然新城數稱邵陽給事詩不去口嘗令其從學者往就之甲子歲大比給事奉文典試粵東事甫竣而新城復便祀南海兩人所過畱題山程水驛登臨宴賞酬和之作落筆都為人傳誦嶺表詫為盛事比新城北旋予告歸省而都下之言詩者乃專歸邵陽過嶺集者其奉使往還時所作也維古之君子一出入不忘其君而古者諫無專官行人

輶軒所至采輯風謠上之太史則十五國之風所為美刺譏以感諷乎君上者莫不有諫之議焉當給事之往也楮墨流傳達於甲帳持論得體主上數對從臣嗟嘆其才以今廟堂之宵旰求治而所取於給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善哉意其平日敷陳披對謹言正論必犁然有於聖心者故因詩而知其志之所存也然則給事之詩之志可知已是集所錄雖僅百餘篇其藹乎忠孝之情何其不殊於風人之旨也天子誠得而諷詠之則蠻荒萬里之外民風土俗政治得失可以一開卷而瞭然於心目之間其為益豈不大哉新城前示余粵邊諸

詠覽其大意粗不相遠而給事諫官也余於是編尤致意焉若其鋪陳排比腴詞逸韻爲學士家之所愛賞摹擬而不能釋者此夫人之所共知而余顧有所不暇盡述者也

趙文饒詩集序

嘉定趙進士文饒先生需次家居赴師友之難被吏牽染幾殆事既白上各吏部部持之甚堅未得用其同年友唐東江儀部招與同舍去余寓咫尺於是余三人者嘗相過從論詩無所不盡要自不與外人同集前後詩凡數種屬余論定趙子之詩廣博奧衍氣渾以醇溢爲

奇怪如韻文籍篆三代之敦夔然突如崩堤勁健如屈鐵一言以蔽之曰古而已或謂趙子近體大半妍美不可以古概之余曰夫深山之大木百圍輪囷軫轉狀若神鬼春至發生滋榮繁花彩蘂掩映風日凡草木之麗者不能過也如此可謂之非古乎疑者乃服然趙子詩愈古身愈困彼爭新競艷於字句之間者灑然自得過而不問者相輩也洵古文直無用於今世獨吾與東江讀之歎息而已趙子幸自愛古道其終不可泯也世復有吾與東江者而方能振子之詩則此集將不爲風氣

先哉

徐芝仙出塞詩序

徐子芝仙善爲詩前年王師北征芝仙亦以書生衣
短後躍馬出關經榆林土木登祁連涉瀚海南望北斗
跡明文皇之用兵處所歷砂磧險巖將健兒喘汗不
得前芝仙方緩轡縱觀哦咏自若嘗夜經古戰場見憐
火蔽空如流星萬點乍明倏沒中有巨火獨明甚衆憐
隨其迴轉若將領指揮之狀俄聞鬼哭啾啾漸來逼人
特爲詩弔之其詩一往雄健如快馬斫陣勢不畱行要
必盡寫其意中之所得而止至遇奇花怪石土風詭異
瑣屑擷拾偏饒有風致古稱鮑明遠岑嘉州工爲邊塞
之辭如芝仙之以歌咏代紀述前人所未有也余備員
史館見今一統志外夷考數年排纂未就幸採掇其中
數條上之亦足資博覽之一助云

吳虞升詩序

吳門吳子詡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爲詩雄麗排宕
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
弟然然其意默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
諱之佳者當萬歷朝儲位未定有青勅封上所愛鄭氏
爲皇貴妃時宸英曾祖奉常公給事戶垣首抗疏力爭
不可且請早立東宮上震怒謫雲中尉從此淪落三十

餘年而都諫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葉公先春論儲事
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諫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
時破名內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諫竟以黜死惜哉自國
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戶之見紛然於是鬪鬯寇氛
伺隙萌芽相為煽張迹其終始雖罪有攸歸而一時匪
躬諸臣亦未免過為張皇以激成清流之禍况其間依
聲附和千百為輩此與異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
矢沒寢陵薦及京闕而光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
子如意之子亦相與盈廷水火漂爍俱盡迄今鮮或存
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復起為當黨薛鳳翔所擠亟

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渡得脫於鈎黨至今喪亂之餘
兩家子翁猶幸不失其世守風燈兩館蹙蹙相對追數
十年來君子小人互為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累
月積禍所從來宜其皆可為拊膺扼腕太息而見之於
詩不獨誌游覽之壯觀為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
述祖德以相贈答者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閻邱僧詩
盛稱其祖審言與閻邱之祖均同年蒙主恩為榮然審
言倖進女后之朝諂事張昌宗易之兄弟以罪死宜也
卽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吳子之才發而為詩使其屢為
之不止何患遠不如甫予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

國朝詩話卷九
以誇於子美矣吾與吳子勉之而已

唐賢三昧集序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千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然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俚之病主於無所不盡既無蘊藉停蓄之意於中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而和聲必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

而亡之而風雅委地矣故朱元晦謂今人之詩如村裏雜劇誠惡其俚也然今人之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爲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先生自序此選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近某前輩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按以當時作詩者之年月而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東遷以後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

其爲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嘗爲東
遷以前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王降而風故初盛
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晚者
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
運則爲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
極其盛之意所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
窮擬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廓
落其體規取浮響慢句以爲氣象而托之盛唐此正嘉
禾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之與
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

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
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
蓋唐與宋相魯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晚已小變王元之
輩各爲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別
爲宗派至南渡而街談巷語競竄六義其間能以唐自
名其家自放翁石湖而外不可多得或者謂反不如西
崑之浮艷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
千有數百年之後庸詎知非承學者之甚幸哉余聞先
生里居著文溢百篇嘗謂今之學唐宋爲古文者逐貌
而失神余文所以矯其倣意者論文於今日亦其當變

之會乎乃余數請而秘不以出也故今所論列止於此

劉孝子尋親記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其伯子龍光即孝子也為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際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際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匍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

烟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陜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御虎豹攢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阽危者數矣嶺盡得材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輿觀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歲戊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啟篋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

逾宿而孝子至其所居邨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穀似屬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填溝壑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聞著於通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庶在乎此也孝子字蓼蕭蘇之長洲人

敦好齋記

錢唐王子丹麓自署其所居曰敦好齋取陶公詩書敦宿好之義也予嘗稱陶公爲學道者願因敦好之義而終言之夫自漢以來詩書之廢廢久矣至魏之末年王何輩山競爲清談以惑世士大夫非易老莊之書不讀易聖人所以明陰陽消息之理而與異端之旨同述其傳流於江左糟粕六經菲薄湯武百餘年不絕而後熾爲乾竺之教至於江陵失守蕭繹輟講文武之道竟與瓦礫同殉此晉名流之遺禍所以不在秦李斯下也陶公傷之其言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遠狂秦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其悲時憤俗。而自寓之意見矣。南朝二百八○高論人○十餘年。無人能爲此言者。惜也。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使其得時。以試行其所學。佛老之害。或者其猶未甚與。今王子德修學。殖適於世用。其視陶公之所好。當不僅托諸閒居也。已。然而今天下風俗之患。與前又異。人懷狙詐。貪利鮮恥。名節不立。忠信不植。朝野相被習。爲固然。此其較清談之害。孰多。吾滋懼先王仁義禮智之教。不盡委諸地。不○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夫物流極則○必反○。由今之道。反之必自○在彼也○。

貞靖祠雙松記

故兵部主事三原房公。以明崇禎十三年。省墓歸里。值賊李自成盜據關中。脅降諸縉紳。強之官。公不屈。走深山。匿跡至絕粒死。里人哀其節。私謚貞靖先生。立祠祀之。其嗣君今慎庵京兆。得白松二株於涇陽韓氏。歸植之祠廡外。時松已拱把。又種異或滋。疑其難植也。閱今二十年。豐幹攢起相對時。如人拱揖。標枝外蔭高出牆垣數尋。恍如百餘年物。人皆以是松之堅貞。皜潔爲

與公類意者其神靈所憑過其下者莫不咨嗟生敬京兆君繫官京師十年每瞻慕桑梓遇谷自里中來輒問祠修飭與否兩松度今長大若何既知其然則益喜請所知為詩文辭紀其事以及予予歎公完節而京兆能封殖此樹不忘孝思足世其家愚不自揆為侑神之曲一章使歌而薦之

有祠肅穆兮嵯峨之下嗟我公兮神所舍駉虬駟兮霓旌撫八極兮遊大清忽下顧兮中庭素鬣兮綠髮枝連蜷兮截樂厥狀惟雨兮神所集風蕭騷兮散渙激清商兮夜半聞空中兮長嘆曾陰屯兮天寒泣孤鳳兮啼鵲

指翠栢兮摧為蒿感冬青兮蠹已殘靈之來兮遲遲心悱惻兮有所思昔者陳兮桂醕紛交柯兮承宇既碩且蕃兮永福女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

齊晉已春秋之末

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乃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詐命無下拜蠻貊君長

國事... 卷九
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卽至侯伯見執而罪已。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六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天下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爲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爲常者哉。齊桓公歿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川六卿亦移其胙。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合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諸侯伏乎天下而恣睢

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既去。蹶然顛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代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倔強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結於吳。平昭之聞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戍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

國事... 卷九
三

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茂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固尤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構隙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厝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嘖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崎函之固迴翔孰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物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巨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寧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翟自處而法度紀綱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

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縣縣
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富失官竄於戎翟之間歷
夏商千餘年天下伐不知有周矣公刘遷豳稍稍生聚
與其人執豕於牢舉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
如者然太王一山岐山之陽伐柞械走昆夷勃然起剪
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
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即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稟
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為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為
盛者也然武王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橐弓矢包干戈以
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

日豎七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正其強
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于內矣則亦
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先參議贈太僕公傅畧

高祖諱國華字邦實別號南洲年二十四中嘉靖丙午
鄉試丙辰舉禮部以爰歸己未殿試賜進士出身授工
部營繕司主事時三殿經始公賦功庀具省度支以萬
計遷本部郎中分司治張秋決河陞河南按察使司僉
事轉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時鑽寇充斥梗南洛間劫
掠吏民為害所在逐捕不能得公從容指示方畧渠師

授首陝東西四千餘里。威懷並著。無何中忌者謫判常
州。稍轉南刑部郎中。歷廣東按察使司僉事。公仁心惻
隱。前後治請讞必誠。多所平反。尤潔己自持。粵有士司
爲怨家中傷。械繫獄。公詢得其冤出之。其人感泣謝去。
數日橐千金來。公峻却之曰。吾豈以貧故喪我生平哉。
公性雖樂易。然見義奮發。不能與時俗圓轉附和。以是
再得斥。遂終身去官。不仕去而苗民思之。爲立却金亭。
亭至今尚在。公宦游二十餘年。持節河南北。關輔粵東。
皆仕宦膏腴地。然歸家環者蕭然。舊田四十畝。分毫無一
所增。宗家故舊乘間言。何故屢却餽遺。不爲子孫計。是

時太常公初成進士。公笑曰。此吾所以爲子孫也。使吾
用闇昧得金。今日中詎得復見此耶。天常公改戶科之
三月。爲萬曆十三年。首抗疏爭鄭貴妃稱封。且請早定
國本。疏人未下。中外傳上震怒。禍將不測。語聞至里中。
家人皆憂泣。公謂其同年友御史顏公鯨曰。吾垂老不
復光霞。短。意兒能作此等事。雖受光霞。短。慮。死不畏矣。顏公故忠直名
臣。時被讒家居。舉酒慷慨起屬公曰。公有子能死諫國
下。公不以戚諸懷反用此慶幸。方今父子以名節著。聲
如公茂家。此吾所以爲公買也。遂飲極歡而罷。後太常
公量移餘干。令迎卷三年卒。得年七十。太常親爲志藏

於墓公仕世宗朝時朝廷綜覈名實縉紳之士敦尚風節顧惜清議公律已清苦尤甚爲里中士大夫倡時有某某罷官歸里被不飭稱每公事期會縣廷中公覘知其某先在便疾驅返或某某後至知廷中有公亦望風避去至今長老猶能傳之公加惠鄉里尤渥既沒民感公父子兩世恩德請於官建祠城北環湖水爲尊德祠歲時父老子弟致祭不絕泰昌元年太常公破名起以覃恩贈太僕寺少卿長子諱應麟卽太常公別有傳次諱應鳳郡文學博學工文善草刺書名於世元昏嘉名奉祖戶部公命謹著傳畧郡在

先大常公傳畧

照震澤沈氏閭刪本

先祖戶部公嘗命宸英曰汝曾大父筮仕先朝功在國本沒之日山陰念臺劉公嘗誌其隧道之石矣予欲詳載之家乘俾我世子孫無忘先烈是汝之責也宸英受命惶悚久之不敢屬筆今先祖捐館八年自後宸英載經創痛神思恍惚及今不自勉厲闕先德不著格尊命不就罪戾滋甚悔將何及謹按行狀志銘考之遺集并所聞於祖父者掇拾書之以俟世之君子有所採取而潤色焉先曾祖諱應麟字泰符別號松槃爲嘉靖己未進士累官陝西泰議贈太僕卿諱國華號甬洲公長子

公中萬歷癸酉鄉試癸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
科給事中是時萬歷十三年九月也至明年二月有旨
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先是王午年皇子生爲恭妃王
氏所出時鄭氏寵冠後宮已三年矣初姓別哀王上與
之戲遂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私誓即
更舉子則立汝子爲東宮至皇第三子生賚予特厚其
父揚言於外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中外
危疑益甚而禮部已具冊封儀注將上矣公憂之闔扉
飲泣草疏家人守之不得就一日晨起人垣中鎖吏繕
寫或卽上疏曰臣惟正名定分國家所以安別嫌明微

君道所以著事有出於無心而係四方之觀瞻發於一
時而關萬世之綱常此明主所亟欲聞臣下所爲耿耿
而不容已於言者近見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奉
育元子清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復睹聖諭封貴妃鄭氏
爲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事當慎始始貴妃以孕育蒙恩
豈曰不宜但名號大崇其於中宮不已僞乎且貴妃所
生固皇上第三子也猶然亞位大宮則恭妃誕育元嗣
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
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重儲或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
議收回成命以協輿情臣愚不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
國朝在四表文之類甚固

末也。未及其本也。臣愚以爲皇上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乃徧宣二十四監掌印，至諭所以冊封貴妃，非爲東宮起見，而科臣指斥過甚，不堪之意，以手拍御案，幾裂中宮瓊跪叩首，上卽欲批旨，意在尋杖，而手顫不能御筆。如是者三，怒稍解，奉旨冊封，非爲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某治名賣直，窺探上意，着降極邊雜職云云，得廣昌縣典史去。初，公疏上，次日卽下中官傳某親自領旨，甚急。左右皆怵，公懼有不測，盍先服藥，往公回不肯聞命，卽口策蹇出都門，國木之議自公首發，爰嚴譴。凡在京九卿利道及南都臺省申救者，疏凡十數，土不省，而主事孫如法科臣沈璟至被杖幾死，白後言者益起。至於一案互發，黨議相軋，垂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藉口以取必於主上，朝廷雖厭之，而終不能奪也。故事，言官降雜職，冬投牒去，鮮之官者，公曰：孰非君命耶？吾焉避之。居廣昌四年，量核餘干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太倉相求去，公上書責其不宜乘機去節，詞甚切直。別載交集中，首相同郡沈公一貫，公館師也，嘗爲人

言皆吾君子也。其語傳播遠近。公值之朝。曰。國本未定。諫官相繼得罪。公何以謝人言。沈公曰。事至此。卽十張子房亦無益。公曰。知其所見。正不須一張子房。祖宗養士二百餘年。豈無忠臣義士。願以一死報朝廷者。公但主持於上。諫臣以死爭之於下。殺一人。復一人。進殺至數人。不止。皇上亦且寒心。此時公出而徐以一言回之。可不勞而定。今大事之去。畱在相公。公奈何遽出此言。失天下望。時聞者皆爲殞縮。沈公愈怒。退復草疏。尤激切。其畧曰。臣旣以身許國。港港以釋。回補過望。陛下非得已也。爲國家安危。慮爲萬世綱常。慮至急也。臣

下劫以祖宗爲法。大本之建。列聖皆豫。唯世廟差晚。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不憚令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在覬覦。此以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與。臣前爲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爲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臣之志不可奪。臣待罪五載。不忍遽去。臣非有所戀也。受陛下之恩。深義不忍去。而坐視國事之日非。陛下倘有感。臣言卽發。臣音。冠婚一時。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加臣。沾沾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之臣。同謁息於天壤也。疏上。畱中。公欲再疏爭之。沈公不可。挽公手以

國朝十四卷之金

付公座主教公文積曰君家好門生宜

之教公曰

子不欲立東宮耶即欲立東宮不宜過

正執政既

銜公喉主爵無得隨例補除每用啟事特奏之而卜之

如譴公也有不許朦朧陛用之旨特疏公名於屏風執

政規知之故啟事上上見輒默然凡待命七年不報辛

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公喜遂歸杜門垂二

十年人皆惜公之不用以去且老公則謂吾身雖廢棄

而言幸已行行而宗社之計定天下以安是上之知我

深逾於寵祿我也故雖貧無僦石儲而未嘗有愁苦不

自聊之嘆光宗立起太僕寺少卿御史逆案潘汝楨者

舊為邑令多所乾沒公諷之亟至成嫌隙同公抵京則

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老病失儀宜致仕鳳翔亦逆黨

也公曰吾此行欲一見新君哭舊君耳豈能與若輩爭

進退哉朝廷方下部以國本建言舊臣命從優議覆而

公遽引疾去矣公釋褐庶常改給諫服官任事僅四閱

月而謫謫三十餘年至京坐席未煖旋報罷蓋是時逆

焰潛萌相與譁張為患者蟠結於中外如潘薛之輩其

醜正嫉賢而欲亟擠而去之者宜也然公忠義偏塞所

得自見者國本一疏耳猶遲久而後定中阨於柄臣後

尼於羣小至不得使其身一日安於朝讜言碩畫鬱而

不抒就其中同志如福清吉水諸公皆坐視顛蹶嘆息而已不能一引手救何論其他天啟之敗政至於網罟塞路讒夫高張於公之一去兆其機矣此豈獨公一人之不幸哉識者謂公不去必與於清流之禍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為公而安全之也然豈公之本志哉公自再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於用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掣籤官人兵部以封婚媚倭大臣皆持祿苟容無敢出一言為天下者中原陸沉恐不能救吾此身不可以再辱士大夫聞之弗以為狂者百無一二也而公竟以守困老矣公三子長諱思簡戶部司務次思素思復皆諸生崇禎十三年戶部公請卹闕下從子御史思睿亦上言之有旨賜祭葬贈太常寺卿益異數云

仲淵何公墓誌銘

申寅歲余與山陰何嘉延同客揚州郡署每言其先府君御史公事輒嗚咽涕洟不止而是時去其府君之死已二十餘年矣今年復會於金陵得見故人魏冰叔所為公傳畧而嘉延亦自以所撰行狀遺余求銘從、大、處、說、起、當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則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為土人守之不得死隨逃入萬山中披薙從方外遊晝夜作苦猶自謂去人境不遠

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兩子偕行歌獨哭
憔悴枯槁終至於一死而後已推公之心益無一日不
以生之可悲而得其死之足樂也然公初嘗有志於用
世矣其釋褐始令建平也邑故無城郭前令興築之未
就公曰是東南門戶也不可以無完功城之浹月而工
罷民不知役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無入
建平界者未幾以憂去蝗遽入北鄉於是民益以為神
補任高要端溪受黔桂諸流夏潦屢為災即躬巡堤圩
增卑倍薄而蓄洩以時遠近反受其灌溉清權關之假
手吏胥得上下其手者掣視有定期商無滯賄官有裕

課蓋公之所欲見於政事者方銳未已此特其一二不
幸又丁父艱歸隨遭亂未得盡試浙東事起強以御史
名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
可支矣遙接墮白峯不死後入陶介山事山主雲巖禪師舖
精不繼隨衆樵汲同事者皆為公難之公曰吾視出沒
風濤間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自言勞苦哉自此遊益
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壑鹽醃并絕所過皆畱詩紀歲月
遇高僧郭蓮峯徵君李秘霞喜之結塵外之交館畱崇
聖寺藜床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
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已丑四月公謂李徵君曰居此久

幸稍安顧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
 今留一緘與家人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
 書讀之曰吾茹荼磨勵齋志至此忝厥所生毀傷莫贖
 於國為不忠於家為不孝死後切勿棺殮我當暴野三
 日以彰我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不得耐葬先隴
 以彰我不孝之罪讀竟而絕然其家仍以殯歸葬於會
 稽上竈之玉几出以公本非出世者從公之初志也公
 娶商氏大理卿為正子中書維源次女有婦德所刻苦
 佐公更以成其廉隱以就其節者夫人之力居多後公
 十三年卒公諱宏仁字仲淵初中萬歷乙卯科副榜天

啟改元覃恩以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
 鄉試丁丑成進士六世祖詔南京土部尚書高祖鎬曾
 祖景皆贈長蘆運使祖繼高江西叅政父光道贈御史
 而母贈孺人陶氏禮部侍郎文簡公望齡之姊也公性
 至孝未遇時事親能先意承志所求無不獲人不知其
 貧少不為俗學所師友皆賢者既習聞外家教後劉公
 宗周講學里中復執經其門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
 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迹不與人接公之歸
 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即許諾至期以舟
 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

似與公無涉而公之身乃念高

三

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延之懇留飲
食則舟中已皮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解維去會
葬者百餘人皆日送嘆息謂非公之賢余公且不易得
致也子三人嘉迪嘉建嘉延俱守先志不求仕今存者
嘉延最賢有文行與余善女三人長陳次駱次魯其適
也孫五人曾孫三人銘曰
生棄厥家終返其室有饒於懸孰鬱不宣孰謁不虔御
史之吁

安城楊君墓誌銘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車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
楊賓及其弟寶以父得罪徙寧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
願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駐輦問之以其罪名重非祖
制不允又沿御舟行數百里呼號竄突騎從間人馬
蹂踐衛士執鞭箠雨下賓兄弟出強辭與抗幾斃終不
得達由是見者皆感泣稱為孝子孝子既而論知其父
得罪狀又有可憐者賓父以壬寅冬徙塞外其行述所
謂安城府君者也君既謫塞外是時賓年纔十三後二
十八年賓始得往視之又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某日君
竟歿於戍所君所坐於國法不得還葬妻隨行者例留
之賓聞訃衰服跪刑部兵部門凡四百五十有五日號

泣陳訢垢形骨立酸動行路當事者憐之為求比例遂得請蓋上之曲成人孝如此今年九月某日寶扶柩

抵潞河母范孺人亦隨到賓與余族弟寓節善數為余迷其賢既聞余在柳則泣請曰吾父以徇友譴死非子

寵之銘不足以慰吾親於地下銘曰

此法臨川壇長若此篇之高古道逸真得未曾有

君諱春華越其更名友聲其字居越安城晚遂自號不忘所生父蕃業儒既而不就累官總兵副鎮京口君年

十七補博士員適當明季厭經生言散金結客豪俠滿門卒以賈禍亦不言冤君之得禍以友滋蔓友亦被牽

有常憲棄友於市處君未減南冠而縶君初出塞雪花如掌朔風狂吹指墜馬上渡混同江那木色齊種種惡

道及諸阿機萬木排比仰不見天老根亂石斷冰結連不受馬蹄起踏其間異鳥怪獸黃哭林嘩同侶失色百

聲號咷君獨凝睇山川阨塞詭形殊勢筆之於冊忽然長嘯攬轡支策掉頭吟咏不為戚戚人傳君貌有頽而

黑修髯大聲雙眸電射至則謾罵其守上士彼愕不知或瞠而視時法初立漢人罕至至輒為儒夫氣之飼君

教人山斫木為屋蔽以木皮抗鏗具足以我所攜布帛絲枲易其魚皮人稍知市為賈而豐教以字書禮讓蔚

同前七四卷之三
與藹藹邨墟贖諸罪隸生者養之死給之轄婚喪以時
不足爭助後則爲耻曰不可見楊馬法矣長老之稱馬
法是云馬法既死哭聲田田樞所過道設祭魚殮綿壽
七十子三賓寶季名曰寵女二孫九女孫亦二幼尙未
字初君之出其色揚揚視死與生如去來常况死而歸
先壟是依是惟有子以釋君悲子也式穀守爾初服銘
勒諸幽允臧墨卜

吳君約菴墓誌銘

君吳姓諱鉅字任斯江南清河縣人祖璜明萬歷年鄉
貢士經縣訓導以經義造就生徒多所成就學者稱爲

心融先生卒年九十有五君少承先訓學務有本言動
必以禮毘陵孫文介公慎行深所器重延致家與之講
論易理成心易解一編父諱某早歿訓導公在堂侍養
備至問從容請質經義得其懽心竭力爲兩幼叔營婚
置產及其自奉泊如妻子至衣食不周不問也然吳氏
世績學未有以科第顯者自訓導暨君祖孫間雖日以
讀書明道爲已任顧謂朝廷設科舉本以待文學行誼
之士吾業受書爲博士弟子而學力淺薄不足以稱明
詔豈必有司不公明之過故每至大比必持牒入省門
囊卷素筆與儕輩露宿階下低頭就席舍年已向暮髮

童然矣。然每試必與。與輒報罷。而君與訓導公俱先後
 需次為歲貢生。薦於廷。君遇康熙乙卯冊立。覃恩例。
 授州同知。非其志也。亟請於部。改教職。歸盡焚其所為
 舉子文字。而以其所學教其四子。皆成立。元配高氏。孺
 人有賢行。佐君督課諸子。尤嚴。常躬織。至丙夜。諸子
 請休不肯。曰。吾但聽爾曹讀書聲。便可忘寢。君初被貢
 後。猶攜長子湛。鄉試。孺人典。似裝行。無倦色。曰。吾於爾
 父子。每放榜時。心膽俱碎矣。嗚呼。國家制科三年。即放
 進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十人。而天下省試所
 錄士。又無論以千計。其間賢不肖雜。採冠未上頭。一經

未上口。猥列賢書。冠進賢。以齒序於搢紳者。何限。而宿
 學碩儒。砥行立名。踈蹕而不得進。終於襤衫席帽。齋恨
 人棺。如吳氏一門。祖孫父子夫婦之間。至以涕洟相慰
 勉。貧老至死而不悔。彼為之有司者。果公與明非耶。詎
 獨無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視之窮通得喪。彼在外者。亦
 何與已事。奈何當事者之曾不加意。致使士沒齒有不
 平之歎也。君享年七十三。卒。以康熙某年某月。孺人後
 君幾年。卒年八十。子四。湛恩貢生。候選訓導。沅邑增生。
 先沒。泓瀚俱歲貢生。合葬君於其原。以丁丑年某月日
 銘曰

國朝士大夫傳卷之九

人言科舉有礙於學，或言學政有益於科舉，兩者得失孰爲細巨，孰營營於斯而能以兼取，愚公之山三世以之，子子孫孫山畏而移，沆漚泓瀾角立巖巖，有美封壤草茂泉滋，魂歸勿遲，必大其筮。

文學邵君墓誌銘

君諱儒榮，字仲木，號懼叟。無錫人。君歿後，予嘗讀君之遺文而嘆後之學者自科舉制興而古文之道衰，其患莫甚於今之所謂八股者。驅天下之聰明才智以從事於無用之章句，終身濡沒而不得出，故其間能以文章自見者必少年早達之士，而老生宿儒或不暇以爲。

爲而不能工，與不及俟其成，因以湮沒無聞於後世。如君此者，何限也。予來無錫，從君仲子紹棠讀君文，纔三十餘篇，觀其所爲，顧太學子方傳與陳太守墓碑，私謂

漢太史公之法，不傳於今久矣。顧獨於君得之，惜當時有司無知君才者，而君齎輩間亦未能商摧古今以斯文相砥礪者，故君亦不能以功名白見。卽所得文，旋亦散失，不自愛惜，以是益落魄放棄，其文亦不甚名於時。以終邵氏朱康節先生後，元末有科貢士諱偉者來居無錫，是爲十世祖。明太祖定江南戶籍，無錫獨虞邵二氏得占儒籍，故其家世業儒。八傳爲諸生諱某，某生贈

參議諱士宏。士宏生王成進士。山東右布政司使諱名世。卽君父也。君少爲貴公子。文采珊瑚。所交盡一時名士。以其間選伎徵歌。而觥籌交錯。投壺蹴鞠之戲。以爲常。旣屢及省門。不第。視天下雲擾。乃日與其徒勒習騎射。爲鄉里守禦計。自是無意於科舉之業矣。連歲崎嶇。兵燹家益落。亦不復能爲向時豪舉。口閉門誦經史。子集常五六終卷。其部帙行次前後皆可舉。覆故其爲文。悉有根柢。自君死後。人稍知學爲古人文字。乃鮮留意於經術。而規模近似。轉相標榜。其風漸繁。漸熾。浸以成俗。君信能文章矣。然生平不白炫鬻。及沒而猶無所稱。於世而獨予竊嘆賞之。以爲遠過於今之作者。予之言果足重乎。其或者不足以取信。則君之厄於前而伸於後者。亦未可必也。君才畧倜儻。天性尤至孝。初亂起。獨走數千里。抵山東。從羣盜中。扶掖方伯公歸其家。已邑中諸少年乘亂欲劫掠富人家爲變。君密數其豪數人。給之粟。而以好言餌之。謀益解。邑以無事。丁酉。友人以有事逮獄者。君聞至京。邸經營之事。得未減歸。而鬚鬢爲之盡白。諸相往來。遇緩急。傾身濟之。終以此竭其貲。而不悔。亦不以矜於人。晚棲心禪寂。常布衣蔬食。日坐臥一榻。雖文字之緣。亦不復作。然君年未老。其氣力猶

未億宜可久視徜徉於世一旦患左腋微痛針熨不得
 施五月而卒豈其所見者達而其中猶有未盡平者哉
 君卒於康熙乙巳某月得年五十有二元配唐孺人與
 君同庚先十七年卒子五人曰紹聞紹棠紹祖二孀女
 五人皆嫁士族紹聞等以今年卜吉合葬君於小嶺灣
 之新阡君之屬纊也家人泣問以後事曰吾不孝不能
 為八十老父計何暇計汝等哉終無所言後三年而方
 伯公卒方伯公為吏廉歿時幾無以為殮其父子之間
 有足悲者銘曰

其才以窮其命之途嗚呼命兮誰司之雖不吾以昌厥
 辭我銘其幽君當知

戶科給事中王公墓表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眉王君以今年三月某日卒官於
 京師其孤幼也越月而其仲弟明經又維自關中奔喪
 將以其孤奉柩還葬於邵陽之某原而哀不自勝過余
 請曰吾兄行治吾已謁竹垞檢討銘諸其幽矣吾懼無
 以表諸道謹伐石為碣待子之辭余曰可哉給事之於
 余厚也是惡得無言君諱又且字幼華黃眉其別號世
 為西安邵陽人順治十四年以經魁其鄉明年戊戌舉
 禮部己亥殿試成進士需次選人而南遊吳越間與余

避遁廣陵。是時君年甚少。見其精研詩律。分判節度。辨
入毫芒。謂再遲君學力。當於古人中擅長不難耳。已相
別十年許。聞其爲令。潛江有治績。如古循吏。又數年間
其入爲給事中。論事大廷。不激不阿。惟事之宜。如古所
稱名諫臣。以是悔吾向之以詩期君者。尙未足以盡君
之能事。而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工。自京師士大夫上
合各宿遠方游士。以詩請業者。君與之辨疑送難。獻酬
竟日。無倦容。經其指授。皆有家法。雖天子亦聞之。時
對侍官稱其才。僉以君當得大用。使其聲施煜然。然不
幸以死。故聚而哭君者。歷時有餘哀。是不足以見君之
賢矣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爲縣。始至潛江。親
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古葺長堤。其漢水夾嘴。建傳經書
院。築說詩臺。興起逢掖。以禮讓。值寅卯方事之殷。縣居
孔道。征調蠶午。君糗糧芻蕘無所缺。臺司倚毗。民忘其
勞。旣爲言官。復疏湖北隄工。協濟之害。令荆郢分界。治
堤絕委卸。而專考成得。旨報可。已改戶科。掌印典試。
粵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於其地設縣治。奪盜之淵。數
旨。又報可。君之盡心於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時
經歷之地。猶欲爲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
也。登羅浮極頂。訪白鶴遺址。蘇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躡

匡廬眺望五老峰下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
其意方自快極耳目所未經有飄然遺脫塵埃之想而
視世之一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爲君又自言吾所居
芝用舊廬中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左山川奇
勝嘗日讀書其下及爲縣案牘倥偬呻嗶不廢以此記
誦日益駁而恒苦於無所自得夫詩人道耳不足事吾
行謀告歸先人之敝廬益陳書而觀之以求古聖賢之
用心而致力焉庶幾將有得於己也其未寢疾前一月
猶秉燭爲余言如此今君旣不幸以死則夫世之所交
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志之所欲爲一旦奄棄於
不及爲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所以尤悲徒致
嘆於天首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胸中廓然
無滯者與人交披露軒豁旣貴二十餘年兄弟尙未析
爨明經君每言及必涕而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
圖南諱封文林郎母康氏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皆封
孺人子鳩側室崔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喪其七歲子
儵以此積傷致損而鳩今纔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
一則造物者之於君誠有不可得而知者矣

節烈湯母趙恭人墓表

前代自崇禎之季盜賊之禍極矣李自成以三輔劇賊

抄掠自關以東徧於中原而河南被兵始自庚辰間屠殺尤慘當此之時朝廷日責諸臣以死守其間偷生鼠竄歸命司敗者接踵而有司與其鄉之士大夫嬰城固守力屈被刃肝腦塗地者亦往往而有然恭人趙氏以一婦人而能與封疆死事之臣爭烈至於罵賊不屈視死如歸此其所以尤難也恭人為睢州文學孝先湯公元配子恭政君斌時對予言其母事輒涕下不可止方河南未亂時連歲苦旱蝗既自成擁衆數十萬蹂躪開歸間睢旁郡邑皆陷恭人時邑邑對孝先公大息乃拈指爲其子女營婚嫁如日不足者明年賊大至恭政從其伯父讀書城北山莊聞難奔赴門者止焉不得入恭人謂孝先公曰我所以遺子者正以今日也今來則俱死無益子盍往止之於是孝先公登俾及其兄與子相望而哭已相訣去城破孝先公負其母逃葭葦中獲免初邀恭人偕往恭人固不肯曰吾誓與此廬俱盡矣解衣帶自經不死投井井智家人前縱出之而賊羣至環脅以刃益罵不絕聲遂被害時三月二十有二日也十餘日恭政歸哭而殮之尸殮如生恭人姓趙氏世爲望族孝先公諱祖契自恭人始歸其舅姑以爲賢孝先公績學有孝弟行而恭人能佐之以不解臨賊時猶力謀

脫姑於難。性諳書課。政績率至夜分。乃止。其他懿行。多見傳述中。故予不盡載。而亦有不詩論得大體必載者。蓋人之能不亂於臨事者。未有稍苟。且於平日者也。恭人既沒。十一年為皇清順治九年。恭政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進檢討。遷陝西按察司副使。覃恩封孝先公。如子官。而贈母為恭人。又三年。以巡按御史奏旌其間。益贈與旌。同被者異數也。若乃加恩於前代之死節者。此又古所不概見。當時世祖思以節義移易天下。而發其尊君親上之心。既下禮臣褒贈。明懷宗殉難。臣十有四人。亦遭逢運會。得膺斯典。嗚呼盛哉。恭人殞在堂。其年九月。黃河驟決。城郭廬舍。湮於水。匱與俱沒。後孝先公卒。始得出。而合葬於本州欄崗之阡。距恭人沒時。垂二十年矣。恭人被難。年纔三十有六。自革命以來。所在草薶芟刈。湮銷塵滅。而恭人之墓。獨與山川英靈。同其不朽。里人為建祠祀之。此可見節義之報遠矣。予特綜其梗概。揭而書之於隧。

文學李君墓碣

平原李編修述修先生之弟。曰文學靜嵐君。諱潤者。以去年癸亥五月。卒於家。編修哭之逾年。除服而不忍也。葬有期矣。謀於予。思所以抒其哀者。且曰。甚矣吾之不

良於時也。吾自年十八先大夫僉憲公見背時家中落
太宜人勉吾兄弟以繼承先志而弟之少吾者兩歲體
羸然弱耳然獨能攻苦淬厲屢試於場屋俛得復失今
春秋僅三十七竟以諸生食餼終可爲悲矣。吾前年喪
室程次年復哭余幼女淚日漬枕席間弟知吾之不樂
也思奉母京師以慰余懷臨行自筮得蹇占之不吉不
果行而吾母獨來浹月而弟計至矣吾不忍吾母之嗚
嗚哭也聞弟屬纊時日呼母不絕聲曰吾則已矣垂白
之老何以堪此夫其身死之不恤也而母之遺痛是憂
焉嗚呼吾弟孝子也又曰弟生平與余讀書寢食無暫離

自余得第後聚首日始益寡然猶間歲一來京師來輒
適床談日夜不休嘗語余曰比頗究心方外旨顧人事
紛擾轉瞬老矣可爲傷悲其意欲規余以學道而不料
其身之先歿也悲夫弟性沉靜於人事寡所與葦簾繡
凡展玩經籍終日不妄聲欬人過聽之惟微聞繙紙聲
而已又諳岐黃家言老母在家善病按法調劑數得無
困今弟卒而吾母思歸愈亟吾向之所以得安於此者
徒以弟在也今復何望哉吾行侍母歸哭吾弟矣子盍
爲吾辭而誌之且并藉以抒吾母之哀子其不可以緩
余素聞編修君內行脩樂交其人幸得以編纂之役追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
隨於吏局者有年。今復將別去。因如其言而表之於墓道。非獨爲靜嵐君賢也。亦庸以見編修之孝友而志余嚮慕之私焉。君父其進士。仕至按察司僉事。母某氏封安人。娶某氏。無子。以編修之仲子某爲後。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長興朱 鈞 輯六參訂

竹垞文鈔目錄

與李武曾書

曝書亭著錄序

感舊集序

清風集序

王禮部詩序

眞賞樓記

萬柳堂記

池北香庫記

樂儉堂記

秀楚堂記

西陂記

倦圃圖記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卷十竹垞文鈔目錄

看竹圖記

游習祠記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錢孺人墓表

王處士墓誌銘

張處士墓誌銘

歸安縣教諭馮君墓誌銘

朱開仲墓誌銘

文學鄭君壙誌

文學曹君墓誌銘

高士李君塔銘

朱孺人墓誌銘

孫恭人墓誌銘

書狷石居遺集後

書竹垞文鈔目錄後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有曰朱彝尊以布衣登館閣

與一時名士掉鞅文壇時王士正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閻若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彝尊事事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評騭之確衡鑒之微何深遠也吾友韜六朱君力學好古有聲詞館其言曰女以載道我朝如睢州當湖為文章家第一流尙已第以女言秀水寧都長洲均為卓絕而寧都以矯厲稱秀水尤以古雅勝至於法度謹嚴一筆不苟有長洲所不能及者推為我朝之冠夫復奚疑余心折久之無以難也爰臚次其甲選得若干首

叢談 魏氏禮曰錫鬯所論說兢兢然必稽於古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曰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於空中若城市樓觀臺閣車馬之見於海湄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按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耶

陸氏隴其曰錫鬯出其文示余典雅不浮 王氏士正曰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於辨證尤精 陳氏廷敬曰君客游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游京師退谷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問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

十一人而已又曰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窈奧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

潘氏耒曰凡天下有字之書竹垞無不披覽其文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是謂真雅真潔 查氏慎行曰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收羅遺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後發而爲文粹然一澤於大雅固非今之稱文者所敢望矣 愚按文至竹垞先生乃爲真簡古乃爲真雅潔 先生少時薄遊吳門諸名士讌集前輩王斲山

先生謂曰人之爲文必有奉爲標的心慕手追者謂之主人翁子之主人翁爲誰對曰南豐也王先生笑曰子這主人翁甚是體面嗚呼可以見辦香之有自矣丁秀才子復曰魏叔子叙太史文謂其能以虛運實不事穿鑿附會太史自云執取辭足以達蓋從來作者未有不本心之所素明與意之所欲達而後沛然而爲言也韓子醇而後肆非經術無以醇非醇乎經術亦無以肆太史文出自南宋其考核之作與題跋短篇則劉原父馬貴與流亞也亭林先生謂出侯朝宗王于一之上蓋太史與亭林同一抒已之所欲言不先立格者也

竹垞文鈔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幾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記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于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

始欲啻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
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然以疑憬然以
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
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
之徒品行自詭于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
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
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
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
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
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

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

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

諸家中最醇學者于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

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刻

氏經虞氏集揭氏俛斯戴氏表元陳氏族吳氏師道黃

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儒餘姚王氏守仁晉江

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女游

涿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大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

專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

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于妻子衣

示誤元
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耶。否耶。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元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積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備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紀明書之獄。凡彼明

季事者。爭相焚棄。北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尙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脩之人。悉以買書及通籍。借鈔于史館者有之。借鈔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于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

大畧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梓柚之屢空，庖爨之不
給，而噉誦之聲，恒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
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天
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
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首
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他南有亭曰曝
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
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
竹垞老人序。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慙
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傲，則新者反陳，而
舊者祇覺其可慕焉。癸會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
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以至不肖道之物而與舉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
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問文章相鼓且動色而陳何也自五器記亦然若萬歷窰所製，至或下劣，儻
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梧槽盡失，而
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
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
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歷窰
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

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借既得之
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
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
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
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遊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
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
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
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汲菴錄
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人是集者山澤憔悴
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
茲詠詠之而信其可傳七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
何矣或曰先生在爲郎一時炭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
投贈之作咸衆得先生甄綜之暇寥七數入外多置而
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矣盃者耶黃者標者碧者百
子圖者龍文五彩者皆昔口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
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大芳草聞只之酒缸足
以傳乎後斯已耳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震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
太原其友秀水朱藝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

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輒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
學士大夫從遊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之士蓋千百而
在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
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
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卽不遇于時偃蹇
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
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頽老自隣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
朝方恣其所欲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
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濶有非吾意之所期
者類弄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而中飽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
詩以爲榮信夫加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
所重也予寄迹草野高堂遠魚菽之歡兄弟有脊傷之
痛并佩佩情之文並美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音之樂無一得焉惟是
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祖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
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畧與子霞相等而比
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斷楮遺墨
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爲不可廢也子霞長子
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

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怙然不能自己者乎

王禮部詩序

夔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
野不求自見于當時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詞之工
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
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浪挂東達汶濟西北極
于汾晉云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
詩往往憤時嫉俗多力騷變雅之体則其詞雖工世莫
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
間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爲標榜不復商榷

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
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
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
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於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
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爲序予惟四始之義
言之一固爲風言之天下爲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
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隱倡和之集與夫歲暮懷
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爲禮部類年以
來行遊之光華山川之遊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
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

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嘒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眞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用拓堂後地爲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眞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爲文勒堂隅，失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于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突見予適

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有餘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慨然長語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欄畫楹忽湧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旣感興廢之相，尋復嘆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與會所寄，然春風揚柳，蓋別久而不忘。予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卽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遊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

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憑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于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承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未。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文。并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結以石也。指潯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上下。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弼雲廉公。謫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酒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

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宜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平蕪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堦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輒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

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名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為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尊樵鄙無文獨未獲遊公之門其為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池北書庫記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

牛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射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益三十年而書庫尙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鑄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觀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

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尚必誦多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賈人牟利亦唯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裏麪糊醬箔古之人竭心力爲之者今人全不之惜在其湮沒此士君子蠹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唯恐不亟也藝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草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與衣弓直積之二十餘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具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滂池瀾汜之水聚而勿涸鳥見謂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

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為先生記之

樂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各其所居之堂予各之曰樂儉而為文記之曰儉之為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珠貝綃統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感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得矣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得矣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得矣

容而樂于中者有不能自己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為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為樂之一言申誠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秀莖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間邱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墨石為山望之平遠也捐溝為池即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楹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父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曷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矍矍一十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為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真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予

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邱壑之美恒為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非其人明童妙度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既闕荆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隔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蕪沒者何限而倉浪之亭樂園之居平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羣之助闕題尚存也俠君築斯堂媿羣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內之誦元詩者

西陵記

宋之故城其門名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埕澤也埕澤云者埕以言闕伯之邱澤雖水也其地有蒲魚菴葦之利漁有村蟹有舍商即宋公懷童時釣遊之所思築園於是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淥波村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友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橫幅者王山人翬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莫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仰上舍長蘅也公獨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天子嘉其清德藻州所及

每見益親歲在昭陽協治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吳之石湖臣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刊石尙存臣家有西陂別墅敢乞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蹟獨存千古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天子復書魚麥堂以賜至是公拜宸翰先後難悉數矣公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紀之恩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逸豫人生恒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入而參知政事退而偃息范村女挈菜籃兒修雞柵種斜陽之楊柳播樂府于村田此姜夔譜越調以介壽號曰石湖仙也今天子稱公治蹟

不去口。額十四年所而遲遲未膺內名。豈非以江南重地。代公者實難其人與。抑聞公嘗引年以請矣。天子給以禁苑葡萄一本。曰是菓結實。然後請老。今賜菓之園。馬乳且垂垂千架。公念主恩愈渥。不敢上陳。近復申以天語。雙雕于堂柱。日見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則仍未嘗公之歸也。公雖欲舍政事之賢勞。享西陂魚麥之樂。利願豈得遽遂乎。虎邱之山。可公之政治一時柳公又亦政如清風以對月。滄浪之亭。可以賦詩。吾且隨中吳父老。期公游衍于斯焉。若夫西陂之勝。姑聽公之鄉黨。優游禮讓中。

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二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勸農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其是已。地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為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壽。予嘗數遊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于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蔬菓花藥之翫。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

膝低細者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
游者猶不能釋于懷况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
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為先生圖之為景二十于
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
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
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圖畫
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邱為裴迪崔興宗
下至袁華于立盧熊剡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
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接斯
民千機淵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

好蓋難幾矣且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菜花藥之樂
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圃之圖以傳為
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為江西叅政罷官
後遂移家江浦云

有竹園記

崑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
秀水錢唐戴蒼為畫烟雨歸耕圖叔子返至題其卷于
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為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
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由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
地以居其後客遊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

留山東見治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予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益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厄于閔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未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擇而驟于夫烟霄也文章之為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母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澗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云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

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
 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
 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
 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精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
 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
 太宗率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
 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
 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
碧王春疏寫晉祠是也
 道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深沉鱖魚羣游鳴鳥不
 已故細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為客久矣自雲中

歷太原七百里而透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
 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
 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
 增其憂愁悒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
 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
 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
 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為之
 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為後之游者告也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照震澤沈氏間刪本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

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
 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為莊
 周。周再傳而有孫卿。蓋有以闕問于墨翟者。而孟子受
 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
 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
 而毋餒于賤。世子道以性善于齊王。先攻其邪心。于梁
 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
 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
 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
 世之論定矣。鄒縣為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世

久其初褒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史部尙書曾孝
 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
 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
 人。爨尊三。謂廟見棟宇摧頽。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
 疾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爨尊書大旨。謂子
 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
 志歲月。爨尊不敢謙。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
 書遺意。括為歌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

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
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
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
茲東土惟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
克亞之秩祀斯所絕妙好詞
超七元箴

錢孺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諱某之子廣
西布政司右叅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
孫而李君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冢孫婦
也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

其葬也以某原有子四人曰某某某女一人嫁海鹽
王某明遠予友也力學而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
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孤所受產有宅半區有
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恒閉戶不出自予之外相往
還里中者六七人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入其宅四壁
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無摧謫
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鞠
視幼叔小姑如子尊卑外內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
至補紉百結饘爨之供或雜以糠粃隣婦驟見之不知
其生長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喪繼喪王舅當大事

者再娶。姊婦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賞費，不爲少矣。然不告急于姻族，不稱貸于隣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樹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孺人旣沒，明遠踰晷而哀，值予歸自濟南，請爲文。鑑諸墓，予謂女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耳。亦唯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以滂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往揚詡過實。諛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至。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慕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非直女子之所難哉。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內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王處士墓誌銘

夔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爲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庸，字安生，少補夔陵州學主。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

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爲言于主帥悉滅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饗處士獨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慙之趙君趙君典言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爲詩歌自娛荆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盡于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旣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爲處士幸嗟夫士爲知己者

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足以困處士也然處士不遇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躑躅于荒山窮谷之中已耳將未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豪之選其言不信于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猶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是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年四十有六娶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己女銘曰

乘雨塘茂喪雨首刈雨薪忽釋雨負滄沱之陽雁門阜
可嗟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張處士墓誌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與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
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侷僚遂成狂疾嘗游
齊晉楚豫間歸自閩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
子不得見唯同里申涵光難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
甚洽其為詩哀憤過情恒自毀其橐或作狂草累百過
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斲其遺橐僅
得百篇刻之又窺其窳窳以年月日葬君子某原嗚呼
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
而今之可傳示于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
耶是維予之室耶

歸安縣教諭馮君墓誌銘

年月日歸安縣教諭馮君以疾卒于官舍年七十有四
其子金滢舉柩歸貧不克葬彼若干年葬于某原馮氏
世為嘉興人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好讀
書有孝行父病醫言割股可療君遂如其言母疾亟亦
如之補秀水縣學生工時文兼善韻語與松江王廷宰

慈谿劉繩之同里項真同學真推餅山大宅舍君序其
 排輯無事編雕刻行之顧省試輒不利年六十五以歲
 貢試京師又二年餘授紹興府儒學訓導歷七年遷于
 歸安未替而卒君平居好為善言以勸鄉里徙宅者入
 之官者再所至鄉之縉紳耆老門生弟子聞其言輒目
 為善人無異詞嘗村居過隣人飲隣有怨家為盜率其
 黨來報仇盜先至闕隣人戶見君方持酒數以善言勸
 其隣出戒其黨勿入君歸及舍盜殺隣人妻女火其廬
 而去嗚呼自世口降躬行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苟
 出其善言以導人為善抑且次也夫盜至不仁猶感君

言之善相戒勿人况夫吳越之士聞其言有不遷于善
 者哉則君之所施遠矣君諱顯鼎字子晉初名亮嫌與
 古同名乃更焉娶俞氏早卒再娶胡氏賢而無子君有
 子一人金潔也女五人其一歸我銘曰
 言之善行乃踐遇則蹇施諸遠誰為銘其女夫彝尊名
 姓者朱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屏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
 仕君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旁通釋氏
 旨屏去肉食遇醮會強之乃至進杯酒而已予方避兵

練浦君居南村予村北每相值覽予詩欣然肯和予病
 為治藥裹留終日不去憂見干色屋三楹井竈之外薪
 數束粟一盞篝燈布被無餘物晨起淘米躬執爨恒留
 予共飯去則鍵戶凝坐以為常予既徙宅梅花溪漸與
 君遠既而游四方歸輒出及訪君則已死年若干歲會
 其隣欲廢君乃銘以納其壙嗚呼君雖學于佛視飲食
 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及父母存亡輒欲歔不止
 見人有疾若已疾蓋篤于行而有所不為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練浦生此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琴
 操漫彈清商終身不娶意難量扉也方之殆希友絕嗜

欲宜老壽胡二人止虛首我銘扉藏表畧名開仲扉半
 闕石畔銘詞奇抑渾脫允推絕調

文學鄭君壙誌銘

君諱珙字原道更字隨如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
 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
 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會祖某祖某父某
 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
 投牒吏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
 牆不蔽井闌竈觚紡輒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關門而
 與之語率以為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聞擬樂府

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闡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修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界里人褚已浮舟于海販吉貝花中塗為盜所劫曰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劫子吾責子償○詩○詔○知○是○絕○頂○長○看○語是我亦盜也子勿復言隣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

干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其子職也對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心吾勿為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腳

或不韞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翟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墳系之銘曰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保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文學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員歲乙酉嘉興城破子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地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予兄事之有吳生菑者人目為狂生家橫涇水曲相去各二里而近中道為五

國朝七四卷之八十一
三
兒子橋三人者服輒相訪糖飯一盂肉一椀酒一注雷
必醉飽日將暮悵悵不忍別及橋徘徊橋上縱論天下
事有不合吳君瞋目視大譁唾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
僧聞之駭蹒跚出窺戶牖則見笑啞啞不止疑始釋也
既而予同君讀書烏太橋村賦詩日酬和君有詩曰魯
連思蹈海申徒欲沉河猗嗟古之人不爲世俗阿俄而
盜劫主人居君有弟從學善泗水盜至遂投河君亦亟
投河浮沉于水者數其弟竟死而君不善泗水反得不
死鄉人以爲詩識君痛弟故自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
業弟子從之遊者漸眾館真如僧舍僧寂月通儒書能

詩予每偕吳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談移日不去夜坐
彌勒龕琉璃燈下恒達旦不寐寂月語人口與諸君譚
假令載筆記之卽法言中說也聞者怪之不顧予既客
游四方久之吳君亦入楚轉客于黔以卒未幾寂月亦
逝君十赴省試不利乃附載運船訪予京師會予奉
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困旅食淨度寺著散懷錄自
遣比予還則君已病遂不起予往視其歛兄子某扶其
柩還半途亦歿淹數月始達于里子某葬之先世之原
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於戲方予與君田居往
還晨夕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胆畢露妄謂天下無不可
中情理之無極
老人之言

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遊口廣夷憚怨隙皆非
吾意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
亡為可痛也銘曰

生吾以為兒死吾與為路人不如故先長豈欺我哉

高士李君塔銘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
醫藥自給年七上病卒君先世曰尚表曰中立皆舉進
士尚表未授官中立為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
倭戰沒者建祠南雁城代為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
其門閭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各書仕版而與君游者終

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
悉天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其有家室
子姓于醫受業于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
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
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
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
書三十積繞臥榻折旋皆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不
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暇則坐
軒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
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為疎

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

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南吳話舊錄，暨所撰詩古文曰：

放鵬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

俾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硯，悉分贈

友朋。越二日，終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于龕，焚其骨

瘞之塔。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之濱。其友江某

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予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晷，爰遁于野。改字辰山，亦

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泝而游。疾

者薰權，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闌兮逍遙，有

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肴有膳。有款有魚，留

客兮康娛。嗟君之奄矣兮，忽自逃于釋兮。嗟君之去故

鄉兮，委恒幹于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我銘辭，

其高士耶。是古夏字

朱孺人墓誌銘

先太傅文恪公有女二人，其一作配臨安縣儒學教諭

平湖陸君淪原，夔尊之王姑也。生子埜，以能詩聞于時。

女嫁劉炳圖，文恪公子女中，孺人最少年。十四嬪于陸

氏，族黨交稱其賢。教以事姑，謙以接娣。媿以自處，家

人外內，忘其為宰輔臣女也。孺人生于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日歿于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日年三十四卒之日
 一女甫嫁子猶未婚也陸君悼孺人不已遂不復娶獨
 居四十年及卒有孫四人曾孫男女七人于是楚昇孺
 人之柩謝葬于東湖之隣圩屬彝尊為銘彝尊生時尤
 太傅已卒是時曾祖王母何太夫人尚存孺人歲歸寧
 者再伯叔兄弟姑姊妹羅拜于堂猶記孺人貌言必莊
 行坐皆有矩度今老矣田首少日事若夢寐先人北門
 之宅曩之聚族居者已不可問及孺人之葬北門羣從
 少長零落殆半銘其墓不禁涕泗之下也銘曰
 朱氏之先居商河之許贈少保者孺人曾祖祖同厥官

田

太傅為父實相熹宗事在策府陸亦清門莊簡後昆夫
 也通儒其才逸羣齒雖不永後嗣則繁東湖之瀆松栢
 在原兆基井棹孔固且安孰銘幽宅乃其歸孫

孫恭人墓誌銘

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休寧程君岳造予旅館奉幣
 稽首而曰曩者屯溪石橋之建先生記之以文道先君
 子為德于鄉里甚備今不幸先恭人喪將合葬于某原
 卜兆有日冀先生一言掩諸幽敢以請予不敢辭迺按
 狀誌之曰

恭人姓孫氏世居縣之西山父處士某有女五不生男

子恭人最少嫻內則處士憐之及筭歸程翁子謙翁遠服賈買遷滁泗穎亳諸州恭人家居事舅姑盡力潔盤餐而能飭躬以儉暇課臧僕種紫瓜白苧蔬菓繞牆屋夜督女婢篝火治機絞以爲常惟教二子厚脩脯延名師講經義每放假叩以所學則色喜謀于夫子置祭田春秋聯其宗族又念所生之不祀也別爲祠屋立栗主俾二子陳俎豆拜焉調戚懿之窮者賻隣里鄉黨之死喪者至率水之隄屯溪之石梁動費金錢累萬恭人悉勸翁成之蓋翁固樂善不倦亦由恭人傾箱篋不少靳益所見者意而所施者宏矣今世祿之家夫不以習率

婦不以義從往往爲之婦者輒制其夫住住有之夫亦甘受制而不知耻卽爲善之念油然而根于心而管鑰臣司于內雖錄雨之需不謀諸婦不可得由是失其初心者不少也惟浮屠道士營造動以禍福惑愚婦人則施予者有焉以予聞恭人臨歿誠其子勿作佛事嗚呼恭人孜孜爲善若是特不惑于二氏此士君子所難能也已恭人生于明崇禎元年月日卒以康熙四十二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六以章恩誥封子二人長郎員外君次崑內閣中書舍人出嗣世父後女三人均嫁士族孫男五人女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德積于身，寧責報于子孫。然不惑者天，微信者文。吾銘其藏，豈惟以貽程氏之後昆。

書程石居遺集後

予童稚日，就塾于語氏之居。先後共學者六人，譚舟石、左羽、陸英。一次友暨第五兄夏士，悉中表兄弟也。書屋五楹，予置席硯鴨腳樹下。年十七爲贅婿，乃遷馮氏之宅。是歲兵起，舟石從其父五經進士浮海入越，轉徙漳、州。左羽避居于泖，二陸暨予兄弟各不相聞。既而離者合，合者又離。或出或處六十年來，五人奄逝，存者惟予已爾。暇覽程石居遺集，是爲舟石左羽之王父諱昌言。

字聖俞，萬曆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後八年成進士，知常熟、婺源、樂城三縣。遷南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升福建布政司參議，提督學政。轉山東按察副使，以布政司參政卒于官。思陵卹卹，以死勤事諸臣特贈太僕寺卿。公之試士也，其文不假一人，寓曰：必手自甄綜。雖伯子省覲，俾寄食旅店中，不許入廨。有投私書者，概不發函。試畢題數行，裏原書復之。聞人語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蓋視學三年，鬚鬢盡白。舟石語予：歲在己丑冬，攜其宅眷由瑄溪之漳，遇賊下山麓，主僕遭急縛，將剗刃焉。猝傳官軍至，賊黨置之去，見有叟扱手獨

行呼之求救。與問客子何來。答以浙人。叟曰。客知浙有
 譚學使乎。對曰。吾祖也。叟遽前釋縛。蓋賊渠之父。自言
 曩為諸生。歲試譚公列其名。二等。吾歸乎。其子還治酒
 食。導客踰嶺。乃歸。觀于此。而信持衡之公子。孫必食其
 報。不在遇以國士。而始有知己之感也。唐石諱吉。瑄官
 至登州太守。英一諱世楷。思州太守。左羽諱瑄。工科掌
 印給事中。次友諱業。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夏士諱彝器。
 承祖。廕中書科中書舍人。康熙己未。台試博學宏詞
 之士。六人者。舟石次女暨子居其三云。

會計不可少

○飭○友○之○責○者○當○知○之○

○可○思○可○感○有○

○補五人名

